

秦 盈

雷立刚 / 著

长篇小說獎

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奖

杭州出版社

秦盈

长篇小说奖
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奖

◇ 主编 李寻欢 ◇ 雷立刚 / 著

杭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盈 / 雷立刚著. — 杭州: 杭州出版社, 2002.5

(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获奖
作品文丛; 2)

ISBN 7-80633-446-7

I. 秦... II. 雷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957 号

秦 盈

雷立刚 著

责任编辑	袁弘煦
封面设计	靳 华
责任出版	郑千里
出版发行	杭州出版社 (杭州市体育场路 286 号 310003)
电 话	(0571)85066305(编辑部) (0571)85066612(发行部)
印 刷	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210 千
印 张	8.5
版 次	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633-446-7/I · 2
定 价	1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)

评委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主 任：陈村

王小山

王安忆

王朔

王峻涛（老榕）

今何在

宁财神

池莉

安妮宝贝

余华

余秋雨

李寻欢

阿城

苏童

莫言

痞子蔡

韩东



三年大变样

——“贝塔斯曼杯”第三届全国网络原创作品奖获奖名单
(排名不分先后)

诗歌

- 1.《米洛的十四行》 翡冷翠 mm
- 2.《讹传》 能人
- 3.《往高处的静》 青蛇出洞

散文

- 1.《父亲的故事和母亲的故事》 薛舟
- 2.《童趣拾掇》 箫孩
- 3.《远处走来一个人》 小地
- 4.《我们这里的丑闻》 巫昂
- 5.《蝉唱》 江湖一刀
- 6.《行刑地的百年随想》 薛勇
- 7.《卡帕的风景》 塔尔科夫斯基
- 8.《丹桂房的日子——最后一棵枣树》 海飞丝
- 9.《贝多芬与断头台》 自立

长篇小说

- 1.《烂醉如泥》 潘能军
- 2.《秦盈》 雷立刚

中篇小说

- 1.《招娣》 书宏
- 2.《姓田的树们》 田耳
- 3.《飞翔》 蔡骏
- 4.《隔壁房东的杀人声音》 刘墉
- 5.《老黄历》 王齐君
- 6.《尘埃之上》 季哑

短篇小说

- 1.《在街上奔走喊冤》 卢江良
- 2.《老疙瘩》 杨川
- 3.《丑陋》 青月僧
- 4.《网络女写手李清照的网恋》 悠晴
- 5.《山头对歌》 airp
- 6.《丫丫》 lstzxf
- 7.《花焚》 刀丛中的小诗
- 8.《春秋时期的爱情疯子》 白丁香
- 9.《大嘴、三刀、四眼神枪以及五猖》 安昌河
- 10.《爸爸的黄羊》 马知遥

……或许，这只是一个人的迁徙，一个人的动荡，一个人的历程……但同时，或许它又属于一代人，属于一个时代……

上篇·生长史

1

在一个寂静的夜晚，月光像水一样淌入我的房间，有一个男子给我打来电话，他说他叫米芒。“你并不认识我，但我一直在找你，其实你也始终在找我，因为我和你有神秘的牵连。”他的声音有一些喑哑，我猜想他一定有着被岁月蹂躏的虚幻的眼神，他似乎微微地喘息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已经找了你好多年，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。”

2

也许是因为月光过于悠长，使周围的一切也变得迷离而遥远，米芒的声音因此似乎异常悠远，他问我：“非礼一个女人需要多少勇气？尤其是，如果你要非礼的是一个少女。”

米芒说，他第一次看到秦盈100的时候，她还是一个小姑娘，留着齐耳的短发，惟有眼睛又大又亮，显露出美人胚子的预兆来。那时，米芒刚刚结婚，因此分到了一套住房，米芒和他的新婚妻子秦盈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，他们为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做爱的空间而欢欣鼓舞。

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候啊，他们那不足六十平米的小居室宛

若天堂，他们几乎天天做爱，有时甚至一天两次，或者三次，仿佛永不疲倦。一个中午，他俩都下班得比较早，整幢楼里没有几个人。屋里，秦盈正在用微波炉热饭，米芒走过去，从后面拥住妻子的腰，他们就在厨房里互相动作起来。那天似乎有些冷，米芒记得他们都穿得不少，他好像穿着笔挺的西服，还打着漂亮的领带，而她则穿着厚厚的毛衣。他们怕冷，只脱了下面，她趴在微波炉上，他的裤子只褪到小腿，皮带像黑色的蛇，蜿蜒着贴近了厨房的地板。后来，秦盈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突然在他耳边说，刚才外面好像有人。

他们住的是那种老式的楼房，厨房就靠着走廊。厨房的窗，他们向来是很小心地关紧了，毛玻璃的窗，外面绝对看不进来，不过，的确不怎么隔音。米芒很快穿戴整齐，走到门外。他看到他们厨房窗户下遗落了一块金属小牌。他走过去，拾起来，是一个校徽，“支矶石街中学”，米芒无声地笑了一下。他知道，这个单元的楼上只有一个小姑娘在读初中。米芒把那个校徽捏在手心里。他对仍然绯红着脸的秦盈说，你肯定听错了，这楼里的人上班都远，中午一般都在单位呆着，没几个会辛辛苦苦赶回来。米芒一边说着，一边把那枚校徽塞进他书房里一个不起眼的小盒子里。

那以后，那个小姑娘秦盈100很久都没有出现，或者说，米芒很久都没有机会看到那个小姑娘。直到大概一年多后，有一次，她来敲他家的门。她说，她家的一件衣服被风吹落在他家的阳台上了。

米芒发现，小姑娘明显地发育了，胸前耸起了两个小花苞。那一瞬，米芒突然想起古人说的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，他不禁莫名地笑了一下，米芒显然看不到自己的笑，但他相信那一丝瞬息即逝的笑容肯定透露了一些危险的信息。不过小姑娘似乎还读不懂男人的笑容，她站在门口，像一株亭亭玉立的小白杨，天真无邪。

米芒将小姑娘让了进来，他装作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的样子问：“你就住在楼上？”

“是啊。”小姑娘的声音很悦耳，她还不大懂得设防，尤其是对自己的邻居，尽管以前从没说过话，但彼此居住空间的接近使她有一种很明显的安全感。她认为熟人是可靠的。

“哦，是吗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在读初中吧？”他接着问。

“我叫秦盈，在支矶石街中学读书呢。”小姑娘自豪地说。支矶石街中学是全市有名的重点中学。这是米芒第一次知道这个他注意了很久的小姑娘的名字。“秦盈”，米芒在心里默念着这两个汉字的美妙组合，他觉得这名字仿佛天生就是为女孩儿设置的代码，浸透着淡淡的温情，而又弥漫出几分莫名的伤感。米芒在那一瞬间决定，他将把他遇到的每一个让他爱慕的女人都称之为秦盈。

“读几年级？”他问，“多大了？”

“十五岁，读初二。”小姑娘说，一边走到了阳台上。她趴在阳台上，弯着腰，小屁股高高地翘起。米芒在后面冷静地瞧着，他感到自己不知不觉就兴奋了。

当秦盈100够着了衣服，转身从阳台进来，她再次冲米芒甜甜地笑了笑，她肯定没有注意到米芒的眼神突然有一些兽类的光亮。她没想到这些迟疑地闪烁着的目光中暗含某种欲望，她自然也没想到，当她即将把手扣到门上时，他会突然从后面一把搂住了她。他的右手紧紧箍住了她的腰，左手则像口罩一样遮住了她的嘴。他把她像一个大布袋一样搬进了卧室，搬到了床上。

自始至终，小姑娘的哭声惊天动地。她的泪水像泉水一样流个没完，她还在爱哭的年龄。米芒一边有些心疼地看着小姑娘带雨梨花般楚楚可怜的娇嫩的脸，一边想：我可真是野兽啊。他这么想着，完全没有停止蹂躏，他在她最响亮的哭声中强行进去了。

在2001年初夏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，我开始写作这篇小说。因为我终于找到了要写的人：米芒。我已经找了他许多年，为了找他，我望穿了秋水，从秋天寻到了夏天。而今，他终于出现。他的面容模糊，神情恍惚，我认为这样很好，作为小说主角的人就应该如此，假如他是个一眼望得到尽头的清晰的人，我还写他干什么呢？我猜想他不是个有勇气实施强奸的男人，后来，我的猜测被证明是正确的。

此后好几天，米芒天天都在等待着警察的来临，然而，警察却始终没有到来。米芒在等待中变得焦躁起来。他一遍遍回忆着那次对少女秦盈100的强奸，回忆着每一个细节，就像牛的反刍一样，经久不息。

最开始，他的反复回忆是为了延长强奸在心理上给他带来的乐趣，他乐于把那一次强奸通过反复回味的方式变化成无数次强奸。但是，当他的回忆进入第十遍之后，某些东西开始令他怀疑起那一切来——他记得秦盈100来敲开他房门时，是下午快吃饭的时候，这绝对不会记错，而那时，院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人，如果当时他真的强奸了她，如果当时她哭得真如记忆中那样惊天动地，那么，所有的人都会听见，不可能每个人都无动于衷……还有，那时候，他的妻子秦盈该下班了，在如此仓促的时间中，他怎么可能如此从容不迫地完成那次游刃有余的强奸？

终于，所有的细节都在嘲笑米芒：他根本没有实现那次强奸，那次强奸仅仅发生在他的臆想之中，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：秦盈100冲着米芒甜甜地笑了笑，她发现米芒却不为所动，像是一具蜡像，呆呆地看着她。那样子和她班上傻乎乎的男生差不了太多，男人其实都差不了太多，这和岁数无关。她其实已经有些明白这些了，这个时代令人早熟，她们班上已经有同学悄悄恋爱了。她觉得米芒有点好笑，也有点好玩，但她管不了那么多，米芒属于那种长得不好看的男子，据说，女人要到成熟之后才逐渐在意男人的内涵。十四至二十四岁的女孩最在意的只是男人的长相，至少秦盈100就是如此，米芒不是她在意的那一类男人——是的，米芒对于秦盈100来说，仅仅是楼下的一个面熟的叔叔。她拉开门，走了出去，沿着那二十几级楼梯，走到楼上自家的房门前时，顶多花了十秒钟，而这

十秒钟，已经足以使她把楼下的叔叔忘记了。

3

米芒最后证实他的确没有强奸秦盈100是在又过了几天以后。那天，他在楼梯口与她相遇。她的脸上是小姑娘那种很普通的神情，她还不到会掩饰脸色的年龄，所以这只能说明，他和她之间确实什么也没有发生。这令米芒的心头不禁浮起一种巨大的失落感。整个下午，米芒一言不发，他独自坐在他的小书房里，开始按顺序回忆自己从童年起遇到的每一个让他心动的女子。毫无疑问，她们都叫秦盈。

米芒的记忆像绵绵的阴雨。一旦进入了记忆的梅雨季节，所有五彩斑斓的回忆都仿佛拖上了一个灰色的影子。这个影子厚颜无耻地跟踪在记忆的每个细节后面，包括每一个可以记起的事件，包括每一个场景，包括每一个在回忆中相遇的女人，甚至包括他的出生。如果有可能，米芒还愿意包括他假想中的尚未来临的死亡。

仍然是在一个月色凄清的夜晚，米芒的声音潜入了我的电话，他说他要在草一样细长的电话线中窥视生长的秘密。这些秘密像草一样无声地滋长，有谁听见了草长的声音？或者有谁看见了草的生长？这些疑问令我心中突然涌起无尽的感伤……米芒最后说：“生长是多么寂寞的事情啊。”

米芒的出生是在1971年。在此之前，米芒的母亲生出的头两胎都是女儿。在湖南中部的农村乃至乡镇，自古以来就十分重男轻女，而且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头两胎生女儿的话，往往要一连生七个女儿，才有可能生出儿子来。米芒的奶奶因此而很不高兴，加上另外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，使米芒的父母之间的爱情几乎破裂——如果他们那个包办婚姻的年代也曾有过爱情的话。

米芒在少年的时候，问过他的父母。他问他们，你们有过爱情吗？米芒的父亲米长贵就笑了起来，他说，我们那时根本就不管什么爱情。过了一阵子，又说，或许……是有过的吧。

据米长贵说，他和米芒的母亲虽然订的是娃娃亲，但在他们即将成年时，还是见过面的。米长贵生于1940年，比米芒的母亲大两岁。米芒的爷爷是一个贫苦的佃农。1949年，他的一个在大地主秦家当长工的朋友牵线帮他订了一门娃娃亲，令人吃惊的是，娃娃亲对方竟是秦家的小女儿。那时候，秦家已经濒临衰败，秦地主见多识广，很有远见，看得比常人远很多，他知道结一个贫农亲家在那个年头是最安全的。然而，一般的佃农哪里有胆量攀这门亲！最后倒是米芒的爷爷有胆气，他拍了拍胸口说，秦老爷的老婆那么好看，他那女儿肯定丑不了，咱儿子有福了。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。

米芒的爷爷有这种胆气，并非没有原因。他是个孤儿，六岁死了母亲，七岁死了父亲，从小跟着乡间的二流子鬼混，嘴滑皮厚。十六岁时，他开始给乡公所当火头工，烧水做饭，以

此糊口。二十三岁那年，娶了从北方逃难过来的周氏，也就是米芒的奶奶。他们在祠堂旁边搭了个茅草棚子。棚子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，土垒的床，一条板凳，另外就是一口缺了半边的铁锅。米芒的奶奶吃苦耐劳，起早贪黑地干，终于慢慢把家撑起了，还生了个儿子。但是，米芒的爷爷死得早。1951年的一天，他在水田里犁地，犁着犁着，就倒在田里了。水牛很懂事，它用角把主人托上了田埂，不过主人还是死了。米芒的奶奶说，真是命苦哇，这死鬼，清早还好好的，晌午却死了。一边数落，她一边将儿子长贵带大了，这是一个坚强的女人。

米长贵十七岁的时候，因为是独子，已经开始承受一个家庭生存的压力了，他感到实在很缺帮手，于是想起了从小就订下的老婆，他希望那是一个可以当帮手的女人。那是1957年的春天，米长贵走了五十里山路，去探看他从未见过面的十五岁的未婚妻。米长贵后来总说，那天，喜鹊一直像跟屁虫一样跟在他屁股后面，他在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声中，在一株桃花树下见到了他未来的老婆。他之所以确认那个美丽的少女是他的老婆，是因为他恰巧听到了另一个少女的喊声：

“秦盈，你还不快过来！”

“我马上就来。”那个桃花下的少女说。

米长贵在那一刻幸福得几乎要凝固了，因为他很小就知道，自己那从未谋面的未婚妻，就叫秦盈。那么，眼前的少女应当就是他的女人了。

在那一刻，秦盈凭着少女的第六感，敏感地发现了米长